

“修道之谓教”:《中庸》的生命实现路径及其教育哲学意蕴

李 卯¹, 张传燧²

(1.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修道之谓教”是《中庸》“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的落脚点, 回答了生命(性)如何实现的问题, 具体路径为:“自诚明, 谓之性”“自明诚, 谓之教”“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诚明”强调的是依靠生命内在力量去明晰事理、遵道而行、率性而为的内发型生命实现路径;“明诚”代表的是借助于生命外在力量来逐渐开启、激活个体内在潜质的外塑型生命实现路径;“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呈现的是既要向内用力, 又要向外诉求的内外兼修型生命实现路径。在《中庸》看来, 无论选择哪种路径, 个体生命的主观意志及其努力程度(“五弗措”)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要肯付出主观努力, 都能达成学习目的, 取得不同意义上的成功, 最终实现生命价值。三种生命实现路径贯穿于《中庸》“学问思辨行”的修道过程之中, 不仅传递了“修道之谓教”的高远立意, 还体现了深刻的生命哲学和教育哲学意蕴。

关键词:《中庸》; 修道; 教; 诚明; 明诚; 生命实现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8)05-0075-08

《中庸》是一部蕴含丰富生命思想的儒家经典, 开宗明义的“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是三个逻辑严谨、层层递进、系统连贯的基本命题, 体现了深刻的生命哲学和教育哲学意蕴。“天命之谓性”^①, 是生命(性)之所以来;“率性之谓道”, 是生命(性)之所以行;“修道之谓教”, 是生命(性)之所以成。在《中庸》“天—命—性—道—教”上行下达、双向打开的逻辑循环中, 各环节相互联系, 环环紧扣, 而“教”是生命(性)最终达成的关键。

一、《中庸》“修道之谓教”的内涵

1. “修”之内涵阐释

《中庸》开篇第三句言:“修道之谓教”。按徐复观先生的理解, “修道之谓教”必然要承接“率性之谓道”, 《中庸》的深邃内涵在此处才得以全面呈现, 无此“修”字, 一切便都会落空。“修道之谓教”,

“教”被看作是按照“道”的要求来修饰、充实、发展、完善先天之“性”的过程。“道有品节, 修而全之, 是之谓教”^[1]。“修”的对象是人的生命, 因此对于人自身来说, 修道即修身, 就是弥补个体生命中的各种不足, 并使之发展和完善; 对于他人而言, 就是通过外在的教育帮助其端正生命, 实现生命, 使之合乎天性本然。“个人的修道(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 其本身即是一种具有生养、化育能力的立教(教), 而立教(教)无非是进一步向着修道(学)的回归”^[2]。“凡言道皆是说教, 圣人修道以立教”^[3], “道”与“教”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并列关系, 而是规律与事实、内容与形式的密不可分关系。

“修”, 郑玄注释为“治”:“治而广之, 人仿效之, 是曰教。”^[4]“治而广之”和“人仿效之”是“修”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即自修与修人。自修曰学, 修人曰教。朱熹对此注解为:“修, 品节之也。性道虽同,

收稿日期:2018-05-20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庸》的本土生命教学思想及其现代转化研究”
[15YJC880035]

作者简介:李 卯,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张传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5]“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与《易传》中“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意义基本一致,即表达了用人类文化来塑造人的意思。因此,《中庸》“修道”的内容实质上包括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群活动、行政事务等更为广义的文明教化活动。

2. “教”之内涵阐释

《说文解字》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按照上引郑玄的解释,“教”与“修”,虽内涵有别,外延却基本相同,包括两个方面:“上所施”(“治而广之”)和“下所效”(“人仿效之”)。其目的也包括两方面:“成己”(《中庸》语)与“成物”(《中庸》语),即达成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和谐统一。“上所施”即“治而广之”的目的是“成物”,“下所效”即“人仿效之”的目的是“成己”。所以,“教”即“修”也。“教”的基本含义是指教育。《孟子·尽心上》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6]这个基本含义又可引申为“教诲”“教化”“教授”“教导”“教养”等义。“教”字在《中庸》里很少直接出现,但被奉为儒家经典性命之学的《中庸》通篇传递了广义的“教”之意涵:教人学道修身养性,教人如何达成“成己”“成物”的目的,教人如何明道、尽性、安身立命以至于知天等^[7]。所以说,“《中庸》之篇,无非教也”^[1]。一方面,“天命之谓性”,自然的天赋赋予了宇宙中的人以生命,人需要做的是率性而为,遵道而行;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因天资秉性不同无法呈现性之全体,人也并不是纯粹消极被动地领受上天的赋予和恩赐,还需要通过根据性的本然(率性)进行修炼(修道)的教化活动,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天命转化的重要使命以弘扬和彰显悠远广博深邃的天道。于是,“天一命一性一道一教”互动通达的生命生成模式蓝图就在《中庸》里得以呈现。王船山甚至认为,“‘教’就是《中庸》,即是君子之道,圣人之道”^[3];“道”需要“教”来实现,“教”是《中庸》的最终归结。

在《中庸》“天性—率性—修性”的生命发展轨迹中,起点是“性”;过程则要求率性而为,遵道而行,不得违逆与背离;终点即“修道”之“教”,“教”是《中庸》的重点和落脚点^②。“修者,有所不至而修之也”^[1],也就是《中庸》所言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8]，“尽其性”和“至其诚”须通过学道修身的功夫才能得以实现。“所谓的‘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概括为‘格物致知’、‘修身正心’,通过这样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9]。依《中庸》的观点,“修道”即要顺应

和遵循生命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教”就是要依据生命自然本性的方向和特点进行修习涵养而扩充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庸》“修道之谓教”是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对“教”字赋予形而上学的意涵。如果说,“天命之谓性”(天命下贯而为性)是一种“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那么,“修道之谓教”可看作一种“下学而上达”,即通过个体生命的体悟修道而上达天道,在人生实践中不断体证着生命的终极存在和价值追求,以实现天道与人道、天命与人性的贯通。

3. “修”“教”之路径方法

生命(性)是《中庸》的落脚点和归宿。那么怎样实现生命的发展?怎样修道?或曰生命达成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中庸》十分清晰地呈现了三条路径或过程模式:其一,“自诚明,谓之性”;其二,“自明诚,谓之教”;其三,“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所谓“自诚明,谓之性”,是由生命内在诚性而明了外在事理的过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是由明晰事理而达到天性至诚的生命境域的过程;所谓“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则是既向内用力又向外诉求的内外兼修的生命实现过程。“自诚明”是“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多为“生而知之”^③(孔子语)的“先知先觉”(孟子语);“自明诚”是人道,多为“学而知之”(荀子语)的“后知后觉”^④(孟子语);“诚明”相当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⑤。“诚”和“明”在目的效果上又是一致的,故《中庸》说:“及其成功,一也。”^[8]三种过程模式都是对“修道之教”的路径方法的具体阐述。这就是说,无论从生命发展还是从教育实践来看,都既要唤醒上天赋予生命的内在本性,又要不断地努力向外求索体认,并且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掘、发挥和发展生命潜能(即《中庸》曰:“尽性”),实现生命的最高境界。《中庸》的生命实现及其教育路径^⑥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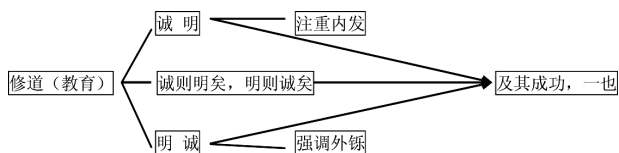


图1 《中庸》的生命实现及其教育路径图

二、“诚明”——激发内在能动性让生命率真自由地展现

“凡言教则无不率于性。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则‘自诚明,谓之性’”^[3]。“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

谓先自其性理会来。”(《正蒙·诚明》)^[10]“自”即自发、自主、自然等,“诚,即自性之成也”^[11]。“诚”者,性之内在本然也,即上天赋予人的自然禀性;“明”者,性之认识功能也,即自然禀性的彰显与呈现。“诚之自身的完成,是诚自身的一种自主运动”^[12]。“‘诚’是人所有美好德性存在的会聚、和谐和状态;‘诚’是人性的真、善、美的开展;‘诚’是不加刻意思虑,从容、自然地对人之本性的呈现”^[13]。“由诚而明,乃人性自然的作用,乃人性自身的要求”^[12],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生命修道路径。换言之,“诚明”即是未受外在因素干扰的“诚性”“德性”“天性”等生命内在本质自发、自主、自然地呈现,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自觉自为,不需他人推动即可达成;二是自我领悟与适时调整,无需他人过多地干预。由于“自诚明”者大都是“生而知之”的“良知良能”者,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⑦，“从容中道”^[8]“安而行之”^[8]。因此,“诚者,自成也”(《中庸》语)^[8]。正如孟子所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4]需要做的只是“存其心,养其性”^[14]“存善”“思而得之”“扩而充之”。

在《中庸》里,“自诚明,谓之性”与“天命之谓性”中的“之”不同。“天命之谓性”的“之”是实词,意思是“的(东西)”;而前句的“之”是虚词,没有实际含义,只表语气用。“天命之谓性”的意思是说,自然赋予的东西叫作“性”^⑧。“自诚明,谓之性”则是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言性,意思是指自我内在的认识能力是天性内在所具有的(功能)。“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第二十五章)。“诚,是人与物之所以为人与物的内在本质。诚是一种自我存在、自我呈现、自我实现的实体”^[12]。这就是说,一句“自诚明,谓之性”,说明《中庸》作者充分认识到了人是具有认识(意识)能力的生命体,这恰恰是人与宇宙其他生命体的本质区别,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诚,是天赋予人的德性”^[15]。“‘惟此德性,乃天然具足,本自圆成,真实无妄,备在于我而不假外求者也’”^[16]。“由诚而明者,自内而形诸外之动也”^[11],体现了生命本体自我认识的天赋能力。这进一步表明:“诚明”是一种将生命内在固有本性及其潜能(功能)自觉自动激发的行为,亦重视生命自我的体悟,强调生命潜能的内在唤醒。

依德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话:“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连续不断地创造着我们自己。自我的这种自我创造,是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完整、更合理的说明。”^[17]《中庸》的“诚明”亦指这种生命的自

我创造,是一种内发型的生命实现路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8]。“由其内全所得之实理以照事物,如天开日明自然无蔽”^[18],生命其实是勿需依靠外在特殊培养就能实现的,也不应刻意追求其他额外附加的目的,而是要激发主观能动性让生命自然本性率真自由地展现。《中庸》首章中“显”、“微”和“慎独”^⑨之类的描述都体现了其对生命内部能动力量的重视,表达的意思是:生命持续的动力和源泉主要来自于生命内部而不是其他附属生命之外的东西。只有充分唤醒生命固有的内在潜能,遵循生命的基本规律,以自主、自悟、自化的方式润泽生命、激活生命、释放生命,才有可能达到“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8]的生命自由之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19]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魏玄学家王弼用“‘自化’‘自生’‘自济’‘自治’‘自观’‘自保’‘自善’‘自显’‘自足’‘自守’‘自得’‘自成’”^[20]等一系列由“自”组成的词语表达了与《中庸》相类似的观点。孔子则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主张“自求”“自得”“内求”;二程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二程遗书》卷25)。王阳明强调的“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观德亭记》)等都说明,生命的实现是一种自我发现、自我体证、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思想也对后来宋明理学以“发明本心”和“致良知”为主要特征的主体体认与教育方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明诚”——借助外在力量激活内植生命中的本有潜质

“明诚”是《中庸》作者设计的与“诚明”完全不同的生命实现路径。《中庸》在强调“诚明”这一内发型生命实现路径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明诚”这种外铄型生命实现路径在生命本性展开、完善和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关于“明诚”,宋儒解释说:“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谓先从学向理会。”(《正蒙·诚明》)^[10]“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二程集》)“明能引发本然之诚的潜能,明为诚的一种推动力”^[15]。“由明而诚者,自外而摄诸内之动也”^[11]。“自明诚,自外入也,故可名于教……明者致曲,故能有诚”^[2]。清人王夫之说:“‘自诚明谓之性’而因性自然者,为功于天;‘自明诚谓之教’则待教而成者,为功于人。”^[3]《中庸》第二十七章的“道

问学”呼应“自明诚”。“道”为通假字(“导”),有引导、指导之意。“道问学”即引导、指导问学。其实,“道问学”与“自明诚”内涵相同,均强调向外学习的重要性。“学也问也,求之外者也;闻也见也,得之外者”^[2]。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中庸》“自明诚”“道问学”也充分认识到了环境、教育等外部因素在生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强调借助而且必须借助外在的教育力量(明)来约束个体的行为。“‘自明诚,谓之教’,由教以诚也……,由乎教,故非学则不得也”^[2],即借助外在于生命个体的力量来逐渐开启、激活生命自身本有潜质,通过对生命外部世界的求知体悟,不断修正生命中“自以为是”的偏颇,以达成人的生命内在本性的发掘,最后实现“诚”这种生命的最高境界。“自明诚者”并非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自成),大多数属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8],需要依靠不断学习才能达成生命的平凡人。他们“由穷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复全其所得之实理,必由学而能”^[18]。在《中庸》看来,对于“学而知”和“困而学”的人来说,需要后天的修道及不断地向外学习,才能“成己”,最终“成物”^⑩。

人,之所以走到今天,与其他生命体不同的就是能够学习、善于学习,而且是善于利用它无限丰富、充实和完善自身,从而使自身脱离了动物界而获得了巨大的解放和自由。诚如荀子所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仅仅依赖天生自然之本性是不够的。天性只是一种后天发展的潜质(或“种子”或“端倪”)。如孟子主张“善端”、荀子主张“恶端”,都持“端倪”说。天性只是一种“端倪”或“萌芽”,若要达到生命至诚之境,还需要后天的存养、扩充、化性起伪的功夫。正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荀子强调:“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伪”既是“所学而能”“所事而成”的功夫,也是其结果,也就是生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中庸》“明诚”也强调的是学习、教化的工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8]。如果说这里未发的“中”是一种未受外力影响的生命本然状态的话,那么下句“发而皆中节”的“和”即是生命在外在环境和外在教育作用后的实然状态。生命的自然天性在与外界事物接触之前处于未发状态,只能看作是一种可能性;经过外界环境的熏染以及向外地学习,生命的自然天性开始向人文之性转化,可能才得以成为现实。

那么,怎样向外“学”呢?怎么实施“明诚”模式

呢?《中庸》提出了具体的策略:第一,把握过程,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具体要求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8];第二,笃行践履,也就是“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8];第三,择善执着,“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8];第四,灵活善变,即“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8](“曲”是局部之善,局部之明;“致”是用力加以推扩,即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五弗措”^⑩,即立志坚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8]。充分发挥生命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能否实现生命最终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可见,“明诚”的外铄型生命实现路径不仅不排斥而且也十分强调主观内在因素在生命达成中的积极作用。

四、“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发挥先天与后天、内部与外部的共同作用和影响

《中庸》在提出了“诚明”与“明诚”内外两条生命修行路线后,则从修行目的的角度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8]宋人解释说:“自其外者学之而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晁氏客语》)《中庸》还具体以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知”(生知、学知、困知)和“行”(安行、利行、勉强行)均能达成目的来说明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合内外之道”。“诚”与“明”、“诚明”与“明诚”、“性”与“教”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在个体生命发展中又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法国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指出,个体生命的发展受到“天性”、“人为”和“事物”^⑩三种力量的共同影响。三种力量如果互相抵触冲突,那么人们接受到的只能是坏的教育;倘若和谐一致,人们才能获得好的教育,从而过上安逸的生活。而《中庸》则认为:“诚与明不是单独的增长,而是因果的循环。诚明相互互用的结果,使个人得到充实,使人的价值得到完全的实现。”^[15]一方面,先天德性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之中,是生命实现的内在根据和前提条件。“诚明”的生命实现路径无非就是这种先天潜能的逐步展开、充分发挥和扩充发展,以至“至诚”之境;另一方面,《中庸》同时也意识到,外在教育活动对生命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人以及“利而行之”(以为有利可图而去做)或“勉强行之”(在外在要求督促下去做)的

人来说更是如此。这就是“明诚”！

“诚明合能,是个人在宇宙间创造活动、实现个人创造能力的泉源,以达到个人发展的最高目的为原则”^[11]。在《中庸》看来,生命的实现是先天与后天、内部与外部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既依赖于生命自身的内在特性,又不能摆脱外部环境和后天教育的外化影响。如荀子所言:“干曰: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所以《中庸》言:“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为内在之存养”^[11],由至诚而明白道理,是生而知之,生命本能的自然体现;明诚,“为外在之发皇”^[11],即经过后天修学明白道理,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是外在教育的功效。两者相互为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一个相互包含而又相互衔接的动态过程”^[21],“表现为一种双向的统一关系”^[21]。“自内而外的由诚而明”与“自外而内的由明而诚”共同发挥作用,“自内而外,自外而内,周匝终始,循环无端。此自然之真理,乃性天所本真,不容走移也”^[11]。“一环又一环地,由人为而天赋,由天赋而人为,不停地向向上推展,自然地就可以由偏而全地把性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了”^[22],最终达成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按王船山的理解,《中庸》的“诚”离不开“明”,“明”也离不开“诚”,基本关系则是“诚明相资”。

在先秦儒家的生命发展及教育学习路径上,“学”与“思”、“养性”与“化性”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发展路线。孔子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即强调“学思”结合。此后孟荀各执一端。孟子强调“内求”(“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强调“外铄”(“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其实,叶适说得对,“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习学记言》卷十四)。《中庸》把内求与外铄看作是生命实现过程中两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方面,主张“尊德性”(诚明)与“道问学”^③(明诚)的结合,强调“合内外”。既重视“慎独”“内省”等内在工夫,又注重外在的学习(“知”)与实践(“行”),也就是知行合一。程颢将《中庸》的“合内外”模式概括提炼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集》)也就是说,生命修炼不仅需要内在的涵养(用敬即“自诚明”)还需要外在的穷理(致知己即“自明诚”)。张载则说:“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经学理窟·气质》)“内外发明”即诚明兼修,把“诚明”与“明诚”两种修道方法

结合起来,做到内外合一。“自诚明”(强调先天、内部)对应“尊德性”,“自明诚”(强调后天、外部)对应“道问学”,两者是《中庸》生命修道的两条相依并行相辅相成的重要途径,贯穿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生命修道过程中。“诚至于合内外,则已与人物天地之理,皆曲成而不遗,随所措而无不宜矣”^[2]。只有而且必须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生命固有的自然天性才能发扬光大,生命才能达到“至诚”的最高境界,实现“天人合一”之道!

五、教育哲学意蕴

1. 充分调动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生命的自我实现与完善

“人的教育就是激发和教导作为一种自我觉醒中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的人有意识地 and 自觉地、完美无缺地展现内在的法则”^[23]。“一切专断的、指示性的、绝对的和干预性的训练、教育和教学必然会对儿童的发展起着毁灭的、阻碍的、破坏的作用”^[23]。《中庸》“诚明”的主张正是幼儿园之父福禄贝尔所言的这种属于人的教育,强调生命内在潜质的自然展开。“诚,是人的天性中体认真实、表现真实的力量。也是生命得以扩展天性的潜能,实现真实的创造力”^[15]。“诚之自身,即是一种完成”^[12],即生命的自我实现。“明”是“诚”这一生命内在本质所固有并生发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内在潜能的呈现状态。“在天赋(性)的范围内,借着人为教育效果的推动,由安行(诚)而至于生知(明),以呈现部分的仁性与知性,来带领人为的困知、学知升高到另一层面,这就是所谓的自诚明”^[22]。它强调用“自我教育的方式让其内在于生命之中的天赋自由自觉地展现,遵循个体生命的本然,不用外在手段横加干涉,从而保养和扩充生命内在的天性”^[7]。

历史上,我国道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的“自然无为”之教,倡导“自觉、自悟、自化”的教育方法,崇尚追求“超然自由”的生命理想境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教育,则以对美善事物的追求为核心旨趣,以培养自然人为目标,认为“教育不是给人注入外在的目的,真正的教育不过就是人的自我内在天性的充分发挥”^[24]。人本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要“唤醒学生潜力,促使学生从内部产生一种自动力量,而不是从外部施加压力”^[25]。罗杰斯则从造就一个“完人”(whole person 或“功能完善者”fully functioning person)的目的出发,认为教育学习应当成为学习者自我发起、自我评价、知情并进、全面渗透的活动,在根本上就是人的

自我实现。而“《中庸》所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它是由一种自我生成的力量源泉所孕育和推动的”^[26],其“诚明”的生命实现路径也传递了相近的教育哲学意涵:要重视主体自觉意识在生命实现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顺应个体生命的自然天性,促进其自我实现与完善,从而达成至诚的生命境界,即“诚者,自成也”^[8]。“自成”后再进而去成就他人与他物。也就是说,“在《中庸》看来,教育首先不是施加和赋予,而是一种唤醒和激活,即内在于个体生命的自然天性,从个体生命的内在自然秩序出发,遵循生命生长的自然规律,保存、养护好与生俱来的善性(诚)”^[7]。

2. 重视外在教育和后天学习的作用,逐渐开启、不断发掘、尽情发挥学习主体的生命潜能

依《中庸》的观点,如果说“诚者”是“自成”的话,那么“诚之者”则首先需要“他成”。“如果说‘自诚明’是从内部用力、发明本性、顺性发展的话(即‘率性’),那么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还需从外部用力、格物致知(《大学》语)、扩充(孟子语)发展(即‘化性’)。这就是‘修道’即‘教育’的功夫”^[7],即“自诚明,谓之教”!与《中庸》同为我国经典性命之学的《性自命出》云:“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27]意思是说,牛长雁伸之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能,并不需要后天的外在学习习得。而人的发展与之不同。人需要在与外界不断地接触与学习中才能得到充分地滋养和成长,需要后天的引导与培育才能将生命中潜在的诸多可能转化为现实。“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27]。是否接受外在教育,接受怎么样的教育,都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命的最终实现。汉代董仲舒以“禾”与“米”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外部环境对“性”之发展的重要作用。米固然由禾稻产出,但受不同外部因素(比如阳光、雨水等等)的影响,禾稻未必能够完全形成最终的米。而“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作为上天赋予的生命(“性”)之发展亦是如此,同样需要依赖外在的力量。《中庸》“明诚”的生命实现路径强调的正是这种不断向外学习的重要性。“所观所求皆学也”(《正蒙·语录下》)。只有不断地格物致知,读书学习,才能明晰事理,晓达诚性。

“在人为(教)的范围内,经过后天修道的努力,由困知、学知(明)来带动勉行、利行(诚),以预为天赋的安行蓄力,这就是所谓的自明诚”^[22]。如果说,

“言诚者,天性也”,那么“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1]。这实际上就揭示了《中庸》“明诚”所要表达的深刻教育哲学意涵:要重视生命外在教育和后天学习的作用,依靠生命外部的力量,明晰事理,去其昏蔽,进而逐渐开启、不断发掘、尽情发挥学习主体的生命潜能,以达到至诚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不仅重视向内的“慎思”,还需强调向外的“博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学”比“慎思”显得更重要。因此,在《中庸》设计的学习过程中,把“博学”置于相对优先的基础位置。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得更为直接:“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在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朱文公文集》卷59)天理大都蕴含在圣贤之书,不断地向外读书学习则是穷理尽性的重要途径。

3. 强调上天先验赋予和后天环境塑造相结合,推动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

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曾有过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之争。事实上,人的成长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共同作用。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物质基础,环境则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后天条件,两者都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庸》“诚明合一”的生命实现路径实际上既指内与外的统一,又主张上天先验赋予和后天环境塑造相结合。用具有辩证统一意蕴的“而”字联结“尊德性”与“道问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亦体现了这一点。由“修道”到“致曲”以达“至诚”则是对此过程的系统总结。可以说,“诚明”与“明诚”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在思想立意上是十分深刻的。

由诚而明是先天动能的激发,“是天道,是诚者,是性”^[28];由明而诚是出自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是人道,是诚之者,是教”^[28]。“这体现了一种由形上落实到形下(德性引出知性),和由形下提升到形上(化知性为德性)的双向过程”^[29]。正所谓“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直承天命而行,率性皆自然……‘诚之者’,则需要以道教化,择善固执……”^[30]。按《中庸》的观点,“‘自诚明’和‘自明诚’这两种生命教育实践模式的过程与路径虽然不同,但实则相辅相成,殊途同归,最后达成生命的目的与结果是一致的”^[31],即“明与诚,及其成功,一也”^[1]。生命的至诚正是生命内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生命的陶炼与实现是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向内的“诚明”(“尊”)与向外的“明诚”(“道”)皆不可或缺。在指向生命

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既要向内用力,又要向外诉求,推动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即“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8]。“合外内之道”体现了生命活动展开的整体特征,是“达道”与“达德”的统一。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襄助天地以成化育之功,做到“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即“人由至诚之道,而达内外合一之境,则能德化天下”^[32]。换句话说,属于人之生命、为了人之生命的教育活动的展开至少包括两个既相对立又相依存的方面:一方面是就每个个体生命而言强调先天赋予与自我生成,即“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8],以“尽性”而“成己”;另一方面是强调个体生命的后天学习与外在生成,即“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两方面的结合正是《中庸》所描绘与憧憬的生命实现蓝图!

注 释:

- ① “性”是《中庸》的核心概念之一。古往今来,人们曾尝试从天、理学、心学、生等多种视角对“性”进行阐释,“性”“生”在先秦古文中常常互训相通。经前期研究,笔者认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性”可理解为上天所赋予的天然的、本质的、固有的、不可学习的资质,具有“生命”“性命”的意涵,这在笔者已公开发表的《性—道—教:〈中庸〉的生命教育》(教育学报,2015年第6期)、《“天命之谓性”:〈中庸〉的生命思想及其教育哲学意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论文中已有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 ② 《中庸》第二十二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第二十七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等都是对“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的具体回应。
- ③ 《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④ 《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觉而后知,使先觉而后觉也。”
- ⑤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能也。”
- ⑥ 《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智慧不同特征的人,《中庸》作者设计了不同的生命实现模式,因每一个人的天生资质有别,有人不用刻意去学即可知(生知、安行),需采用“诚明”的内发型教育模式。有人需要经过后天外在不断地努力学习才能知(学知、利行),有人则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知(困知、勉强行),则适宜采取“明诚”的外铄型教育模式。但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取决于个体生命的主观意志及其努力程度(“五弗措”)。只要付出一定

主观努力,最终都能达成学习目的,取得学习成功,实现其生命价值。

- ⑦ 《中庸》第二十章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老子》第四十七章言:“不出户,知天下。不闾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 ⑧ 《中庸》“天命之谓性”实际上是从本源上定义了“性”,由于天是宇宙生命的本源,性是由天所赋予人的本质性的东西,“性或生之”。“性”在这里蕴含生命之义。
- ⑨ 《中庸》首章言:“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 ⑩ 《中庸》第二十五章言:“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 ⑪ “五弗措”即《中庸》所说的:“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 ⑫ 在这里,天性可看作是生命内部的“性”;“人为”与“事物”可看作生命外部的影响因素。
- ⑬ 《中庸》第二十七章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参考文献:

- [1] 卫 湜.杨少涵(校理)中庸集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9,17,17,244,234,245,269,231,245.
- [2] 陈 赟.中庸的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
- [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1:458,458,458,538,245.
- [4] 郑 玄.礼记正义·中庸·十三经注疏之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7.
- [5] 剑 楠,崔永晨.四书五经(珍藏版)[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21.
- [6] 金 涛.四书五经典藏本[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144.
- [7] 李 卯.《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本土生命教学思想初探[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1):52-56.
- [8] 王国轩.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95,95,101,96,112,101,114,96,46,101,96,101,108,104,112,112,106,101,112.
- [9] 于桂凤,郭明记.论《中庸》之“中”的三位一体性[J].管子学刊,2001(4):47-50.
- [10] 张 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21,21.
- [11] 杜 为.中庸本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95,108,108,108,108,108,104-105.
- [1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33-134,137,133,133-134.
- [13] 洪燕妮.《中庸》四重美境的道德向度探析[J].道德与文明,2015(1):74-79.
- [1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9,301.
- [15] 陈兆荣.中庸探微[M].台北:正中书局,1984:109,111,

- 112, 109.
- [16] 吴怡. 中庸诚的哲学[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3: 67.
- [17] 柏格森. 材料与记忆[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13.
- [18] 邓球柏. 大学中庸通说[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126, 126.
- [19] 曹峰. 老子. 国学新读本[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38.
- [20] 王炳照, 阎国华.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二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249.
- [21] 丁为祥. 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162, 162.
- [22] 陈满铭. 中庸思想研究[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89: 156, 156, 156.
- [23] 单中惠, 朱镜人. 外国教育经典解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71, 171.
- [24] 刘铁芳. 从自然人到社会人: 教育人性基础的现代转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4): 20-28.
- [25]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8.
- [26] 杜维明. 《中庸》洞见(汉英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31.
- [27]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05, 105.
- [28] 陈满铭. 学庸蠹谈[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82: 92, 92.
- [29] 朱俊林. 敬畏与慎独: 《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 伦理学研究, 2016(5): 32-36.
- [30] 王绪琴, 朱红. 《中庸》与走出“自以为是”[J]. 哲学研究, 2016(3): 51-58.
- [31] 李卯, 张传燧. 性—道—教: 《中庸》的生命教育[J]. 教育学报, 2015(6): 100-106.
- [32] 杜维明. 论儒学的宗教性: 对《中庸》的现代诠释[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27.

“Improving on the Way Is Called Education”: the Approaches to the Life Realization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Contain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LI Mao¹, ZHANG Chuansui²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s the foothold of “What heaven imparts to man is called human nature, following our nature is called the way, improving on the way is called education”, “Improving on the way is called education” in the opening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reveals the approaches to life realization, which are “When we have intelligence resulting from sincerity, this condition is to be ascribed to nature”, “When we have sincerity resulting from intelligence, this condition is to be ascribed to education”, and “Given the sincerity, there shall be the intelligence; given the intelligence, there shall be the sincerity”. “The intelligence resulting from sincerity” means the endogenous approach to understand and act according to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way depending on the inner strength of life. “The sincerity resulting from intelligence” refers to the method to stimulate potential gradually through external force. “The unity of sincerity and intelligence” is an approach basing on the unity of the inner strength and external force.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no matter which approach is chosen, the will and effort are necessary, and one will succeed in learning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only if he works hard. The three approaches to lif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oneself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by studying, inquiry, reflection, discrimination and practice, not only reveal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of “Improving on the way is called education”, but also indicate the deep connota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mproving on the way; education; the intelligence resulting from sincerity; the sincerity resulting from intelligence; life realization